

陈煌
■
著



自然公园

大自然的歌手



树鹤明白我对它是无
害的于是它又继续鸣
转接着一只二只数不完
的野鸟纷纷从树林从草
丛里从我的眼前探出
头放开喉咙加入
这场音乐的盛宴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86085



大自然的歌手

陈煌 著

自然公园



河北教育出版社

561421/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自然的歌手/陈煌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自然公园)

ISBN 7-5434-3667-1

I. 大…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8351 号

自然公园

大自然的歌手

陈 煌 著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875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 7-5434-3667-1/x·1

定 价 5.9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晨星出版社授权出版

“自然公园”出版说明

世界是不是诚如人们想像中的美好满意，这件事谁也无法单方面去认同。因为，太多的交替与更迭，太多的观念和理性的纷陈，使人们忙于承受。不仅今日复杂而演变急速的社会和人际关系令人无法适应，而且对环境的污染不能适应，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不能适应，在不能适应中，人们正在适应着践踏破坏自己这块赖以生存的美丽土地。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过去的几十年、上百年，作为有高级思维的人类应该懂得天人合一，懂得施与受是自然规律的一体两面，知道去做自然征服者的角色，将十分不利于自己的发展，遗憾的是人类总以为自然往往是逆来顺受的，它们自有包容的能力，所以无休无止地对绵延的山坡滥垦，对茂密的山林滥伐，对美丽的湖泊滥填，对血脉似的河流滥堵，造成连年不断且愈演愈烈的水旱灾害，以及气候恶劣的加剧。也许有一天，灭亡人类的，不是核子武器或一般的疾病，而

是自然超能力的爆发。从诺亚方舟时代的人类懂得利用自然以来，自然力已在暗示人类，征服者的统治只是一时的。

历史上，一些有识之士，深知自然对人类的重要，以及人类与自然如何和睦相处，并留有许多极好的教材昭告后人。1854年，美国政府向印第安人的杜瓦米舍部落的首长西雅图建议收购西北美的土地，同时设置“保留区”，容许他们在“保留区”内自由地生活。西雅图回答的话有一段是这样的：

“你们白人要购买我们的土地，谁能买或者卖大地上的空气和泥土的温暖？”

“何况我们并不拥有芬香的、活泼的流水。你们怎能向我们出钱购买？”

“每一株在太阳下闪光的杉木，每一片沙洲，浓林上的薄雾，每一块林中的隙地，每一只喧闹的蜜蜂，在我们人民的思想和记忆中都是神圣的。”

“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是我们的一部分。”

“香花是我们的姊妹，麋鹿、马、鹰隼是我们的兄弟……”

西雅图的话，在当时开拓的白人听来，感觉他们的思

想和感情都是原始的。经过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白人自身也开始反省，便发现了其中的诗与真理，并把这篇用英文记录的谈话，当作了环境保护的先声。这可能是世界性的环保运动潮流中，最早期、最古老的“自然写作”的珍贵文件之一。

从这篇古老而智慧的谈话开始，到现今的二十世纪，每年有大量优美而严谨的自然主义文学被创作出来，印刷成各种文字，提醒地球上的人们思考与爱护自然、观察与珍惜土地；许多专业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生态学者以毕生的精力写下深具人文精神的科学报告，更多业余的自然研究者、鸟类学家、作家、画家、摄影师走入荒野，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忠实且长久地扮演观察和记录的角色，发现自然的真理，担任自然的守护者，传播尊重自然的观念。这些优美的文图记录，已然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智慧，其中更以自然主义的文学为代表，形成一种深具反省精神的自然文化。

目前，环保运动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记录与观察乡土的工作，也有愈来愈多有关自然的优秀作品，以各种形式出现；有人记录荒野沙漠、高原峡谷；有人守候鸟群；有人抢救森林；有人回到过去荒烟蔓草的年代，寻找有关土地的古老典籍。作家需要走进树林里思考！

我们期望您拿起“自然公园”的任何一本，就是开启

一扇自然的窗口，都是引领您的心灵直达广阔的海岸、沼泽、河口、偏远的荒原与森林的导游。让“自然公园”使您拥有关怀地球村中的草木虫鱼、野生鸟类和动物的博大胸怀，使您今后更多地与自然和平相处、相互体贴，而少一些或根本摒除那种征服自然的欲念吧。

河北教育出版社

序

陈 煌

最近的三年里，我又重新埋首工作。

这些工作，几乎和过去观察鸟类的工作一点关系也没有，于是我开始觉得自己庸俗起来，毕竟昔日自在愉快于山地间与鸟类同在的岁月叫人怀念。

往昔，我常独自一人在山地里钻进钻出，从早到晚与鸟类共享自然的赐予，从而觉得充实丰足，甚至产生隐居的念头，只因为大自然的野鸟天籁是值得信赖、相处的。至今依旧如此。

即使如今整天劳碌不堪，一稍事憩息，也有非常强烈往山地一探究竟的冲动念头。我想，或许我并不是一个完全能附和都会生活的人。现在，整个野鸟观察工作几乎全部停止，是令我遗憾的。但有什么办法呢？为了三餐裹腹，我像野鸟一样只需要很基本地解决民生问题而已，还有，只是为有一间栖身之所而已。

写《大自然的歌手》一书，应在三五年前所为，如今，凭着一些记忆来完成，这对我并未丝毫造成任何困扰，而且我还十分乐于去执行它。野鸟的生态与观察的情趣，不曾在我内心消逝过，只是有些褪色罢了，这是基于我近年来疏于再与野鸟谋面的结果。想想，我的望远镜发霉了吧！它一直安静而尽责地搁在我汽车座椅下，蒙尘多时了。我是多么希望它还能随我去晒晒山地的阳光。

想来这是很讽刺的，将望远镜搁在汽车座椅下，是基于随时随地远游时观鸟使用，不料如今工作逼得我无法开车，它也就反而落得寂寞了。

《大自然的歌手》一书，记录了一些我个人熟悉或不熟悉的鸟类，有的以较主观的想像手法写成，有的属于较详实的记录，但大都加入了我个人对生态的观想意念，相信这些理想是可以被关心鸟类生态的人所接受的。当然，也因为稍具个人的见解，难免遭受批评，这是必然的。

由于在从事野鸟观察记录上，我采取的是独来独往的方式，所以这些作品都是极个人化的。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文学创作旅程上，我也一向如此，孤独得可以，也毫不在意作品是否会受到批评家的谈论，因为这是他们的事，而我只负责创作即可。因此，是否会因此而成名，早就不为我所关心，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快意地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学创作。

甚至我连将自己作品出版的事，都看得很淡。《大自

然的歌手》一书若不是屣星的铭民兄催促，我也几乎懒得把作品再翻寻出来。这并不是说我已和文学创作无缘，只是对已完成的作品不那么在意是否能发表。也许吧，出书纪念算是个好理由。

观察野鸟生态也需要好理由，这我在自己的书里早已透露过，不用再费唇舌。以后，我还会继续这美好而辛苦的工作，但如今我也无需多说冠冕堂皇的各种理由。终究，这仍是我的兴趣，期盼再从汽车座椅下取出望远镜的时机越快越好。

在这世界上，还有我心甘情愿喜欢做的事情吗？富人常说，钱赚得够用就好；穷人却不这么认为。我呢，我希望能赚够钱，赚到足以让我能安心而自在地专门去从事野鸟生态观察记录即可。我心甘情愿去做后者这种事，所以有时候我不得不先赚钱再说。唉，何时我才能无忧无虑、心甘情愿地做喜欢做的事呢？

现在，《大自然的歌手》一书出版了，读者的批评或许比批评家的批评更重要，这，也是我所需要的。

目 录

1 序/陈煌

卷 一

2 重回荒野

11 城市自然的隐微

15 山水数日

26 大自然的歌手

41 鸟 踪

47 老乌鸦的想法

55 天生树鹊

63 珊瑚红嘴翠翼鸠

卷 二

68 野鸟与人类

73 新店家八哥



卷 一

杉林的红尾鹩就懂得谦虚，当冠羽画眉和戴鸟四处传播晨曲，将娱乐的音符挂在每株杉树和草叶上，我终于明白，高山之晨是如何明亮的。



重回荒野

春至，我重回荒野。

这距离我以定点写完《人鸟之间》书后的观察记录，整隔三季，原因是想试着证明内心原来所担忧的若干揣测，是否成真。

沿着山脚的坡路向前，我用力呼吸，并细心检视犹在的冷风摩擦每一根草茎和每一片叶子所造成某种程度的气势。植被景观大抵保留原样，鸟声果然如我所料，逐渐稀微。这情形也说明昆虫的数量已锐减，同时不适宜它们交配繁衍。至于一只硕大的蚱蜢用它强壮的六足，紧紧攀在草茎上，也旨在伪装而已。这硕壮的蚱蜢，只足够一只白头翁的早餐享用。

但白头翁三三两两闲散地站在各处的枝丫上，懒得不愿多说一句话，它们的族群必然大举迁居到山谷里去了，留在山腰的只担任警卫的任务，却也不十分尽责。我经过时，其中一只用不甚严正的声明，表示了它的警告：“也许你不知道，这方圆三十米是我



的警戒区吧。”不过，我更明白，它所指的警戒区也包括食物区在内，尤其是指树丛里的昆虫而言，如梭蝗。至于其他有关浆果的食物，则还得等上半个月。现在，大部分的白头翁都期望滞留而凛冽的冬风快些离去。

我只听见一只红嘴黑鹀的叫声，它隐身在隔着已布满白色芒花如墙的另一边的树林里，叫声乍起即逝，这显然畏惧于白头翁们的势力。在过去的冬日里，根据我的观察，白头翁和红嘴黑鹀是势均力敌的两支族群，为了获得领地与食物，各自互有胜败，由取胜的一方占据绝大部分的树梢和果食以及由啼鸣所代表的欢呼。这一天，红嘴黑鹀可能败阵了，但仍留下一只刺探敌情，以作为日后反攻的参考。不过，冬日刚过的荒野中的梭蝗数量依旧如此繁盛，不知是否和野鸟大举被鸟网捕获有关？

我发现伐木的行为仍在持续之中，起先在山峦间，如今连入山口附近一些仅有手臂粗的杂木亦惨遭砍伐。从堆积在山径旁的木材判断，电锯是帮凶。幸存的，大概是高耸但毫无经济价值的笔筒树。小弯嘴画眉因以草丛为家，在树木失去竞争力时，杂草大肆强占了地盘，小弯嘴画眉的族群有增加的趋势。我估量，平均在每三米范围内居住了一对小弯嘴画眉。

它们最是聒噪，即使在过去的冬天里仍然照常活动，一小群一小群四处叫闹，但行动敏捷。这种像戴了眼罩的小盗，无论如何是极少高飞以暴露行踪的，很有钻营的本领。除非猎人的鸟网挂得极低，否则很难将它们成擒。

◆

卷

竹鸡又出现了。这回竟由我面前几米远的山径溜过。山径两边的草径，在短短几个月之中，蜂拥而上，几乎掩蔽了山径的痕迹，这正适合竹鸡在其中散步。我不知道，荒野中还有吊子没有，它是猎人惟一常设能活捉竹鸡的陷阱。我惊喜能遇见它，在荒山野地中，竹鸡比其他野鸟更难得一见，希望它们还能过得安全些。

台湾蓝鹊奇特的长鸣夹在树鹊之中，那是来自一片不可及的竹林里。我的望远镜遍寻不得，但那里一定有它们的窝巢。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台湾蓝鹊在做早操时，就是从那方向出发，来到山腰另一片面积不大的山坡竹林中的。问题是它们活动的范围可能很广，行踪飘忽，极难掌握其最远觅食的地点距离。令我较为担心的是我能发现它们，猎人也同样能发现它们，这会遭致猎捕的命运。我只有在这一天的黄昏前，才听见一只台湾蓝鹊的哨声，那么它的其他同伴呢？我不知道，没有人也没有法令保护它们。

至于原本在春季里常见的树鹊，今日也照例现身了。它们的数量约有七只，或一小群群居在数箭之遥的几株树梢上，偶尔表明藏身的位置，目的也只在招呼同类而已。对于它们只愿留在更接近山峦的做法，我深信这是基于越靠近山径人迹的树木，越有被砍伐殆尽的顾虑。

树鹊，其实是一种还算美丽的野鸟，喜于背风的环境。以往，我并不甚偏爱它们，大抵是和其声音的粗糙有关。但显然，它们懂得在缺乏食物的冬季里闭嘴对自己是

较为有利的——那时并不要求偶，只要找到足够度冬的食物就可以。我认为，树鹊也许了解到冒险犯难是应该付出代价的。不过若值春天，则无须为生活烦恼。

在野鸟新乐园里，任何一位视它仅是一片荒野的人，近乎都有权利私自开垦出一块菜园，以推土机辟出一条山路，或是砍倒一株树，向它索取自己所需要的。掌管自然生态业务的官员和执法者，则在翻阅公文，让野生动物保育法得以执行，他们以为一纸法令的制定就足以完全保护到自然生态。而更多的人一点都不知道许多野鸟在连续挥动第四回双翅后，会将双翅收向体侧或是借以呼吸，用来作为一种短暂歇息或提供更多的能量以便持续翱翔。甚至人们毫不爱惜地割让出整块荒野，换取观光新据点或所谓标榜大自然情调别墅的经济利益。而真正的荒野是孕育野生动物的惟一王国——当人类将领土在地图上一划，便确立在领土上的各种自然生态也以人类的好恶为瞻，包括野鸟在内的植被、动物、土壤、河流，甚而空气，皆任由人类所主宰。野鸟新乐园似乎也早在人类发现它时，已沦落为受害者，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不断被侵扰毁坏，每一只鸣禽都谨守“回避人类”的教条。

树木越来越少，则表示栖息在树林上中层的野鸟也越来越少，这对小弯嘴画眉或许是不乐于见到的事，绿绣眼应该更会首先表示异议，如果在春日里还找不着枝叶歇脚，它们将从荒野上消失。

野草并不能保证任何野鸟能解决民生问题，它们比过

去确能维护臭狸行动的自由，可是到了夜晚，却无法提供栖身之所。我抵达山的肩头，始终没听见臭狸的吼声，不知乌鸦是否也离开了家乡？冬季固然象征野鸟的稀微，但春季里过度的沉寂则令我忧心。

一辆庞大的推土机傲然停在山区，它的作用是不必凭靠想像就能理解的。我快步朝山径里搜索，散乱的木头滚落在山坡上，野草将取而代之，在至少五十年之内挥军占据每一寸山地，在推土机的威胁下还发出显赫的军威。一只急于攫食的老鹰也许因而较容易盯住兔子，但是兔子们却更谨慎了。

草群重新掩蔽原来伐木之人走出的山径，这并非好现象。一只山红头到处呼唤着它的族类，我则找不到可依靠的树。老伐木工人居住的屋门紧闭，因为他要等下雨，木头储存了水分，才能卖得好价钱，到那时候他才会出现。菜农在与我打招呼时说：“树都砍了，等运去造纸，纸的价钱比较好嘛。”我巡视了他坐落谷地的菜园，只听见一只小弯嘴画眉在远远的林子里孤鸣，在竹林中还发现一堆砍下竹子而升起的火舌，冒出的白烟飘过菜园上空，伪装成云雾，在黄昏时造成我的错觉。

我先是踌躇犹豫，终于停止，穿过竹林后的另一片菜园，不必再看了，已驯种的菜茎作物替代了野生的，沙土被翻起来前，野草也被铲除焚化。那里曾是一对台湾蓝鹇丧命于一座高压电箱下的埋骨地点。从此以后，虽然种植的香蕉一再结出完美丰硕的果实，台湾蓝鹇仍视为畏途。